

讖緯命名及其相關之諸問題

陳 榮

壹、讖緯分類舊說敘錄

貳、讖緯互辭考

叁、讖緯作者問題及讖與經義與緯書之關係

(甲)讖緯作者辨

(乙)論讖亦附經

(丙)讖緯先後說

肆、圖後符書錄之稱謂

壹 讖緯分類舊說敘錄

讖緯之稱，不一而足。統而言之則曰讖緯。讖出在先，緯實後起，讖書之別名也。蓋自隋唐以來，治此學者，始此甲彼乙，紛挐其辭。古無是也。

隋志以十六篇附經者爲緯，曰：

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，並云孔子所作。

按梁阮孝緒七錄術伎錄內篇亦著：

讖緯部，三十二種，四十七帙，二百五十四卷。

七錄雖既標讖與緯爲統目，但其是否釐別讖之與緯，究竟如何釐別，今俱無可考。

隋志分類之說，豈其本諸此耶？抑其非耶？

所謂七經緯之目，隋志闕。李賢於後漢書樊英傳注中詳之。傳曰：

(英)善風角，星算，河洛，七緯。

注曰：

七緯者；易緯，稽覽圖，乾鑿度，坤靈圖，通卦驗，是類謀，辨中備也；書

緯，璇璣鈴，考靈耀，刑德放，帝命驗，運期授也；詩緯，推度災，汜歷樞，含神務也；禮緯，含文嘉，稽命徵，斗威儀也；樂緯，動聲儀，稽耀嘉，叶圖徵也；存經緯，援神契，鉤命決也；春秋緯，演孔圖，元命包，文耀鉤，運斗樞，咸精符，合誠圖，考異郵，保乾圖，漢含孳，佐助權，握誠圖，潛潭巴，說厖辭也。

按賢注七緯之目，未審何本？數目既止三十有五。持校隋志之說，亦顯有出入。隋志曰：

其書出於前漢，有河圖九篇，洛書六篇，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。又別有三十篇，云自初起至於孔子，九聖之所增演，以廣其意。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，並云孔子所作。并前合有八十一篇；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，五行傳；詩推度災，汜歷樞，含神務，孝經鉤命決，援神契，雜識等書。

按孝經鉤命決，援神契，詩推度災，汜歷樞，含神務，以上五事，隋志敍在七經緯三十六篇之外，而李賢注均納之七經緯中。豈識云緯云，去取之間，彼此漫無標準，各以意爲，故隋志雖有七緯三十六篇之說，賢注七緯，東拼西湊，無以充其數，故止於三十五篇耶？抑其闕文耶？

隋志雖亦如七錄以識緯爲統目，然尋繹上引文，除識與緯外，又有河圖洛書一類，是其分類凡爲三，一者緯；（即七經緯三十六篇。）二者識；三者河圖洛書也。

李賢後漢注亦然。後漢書本有『祕經』，『內學』，『靈篇』之說，李注云：『祕經』即緯；『內學』即圖識；『靈篇』即河圖洛書。北宋楊侃兩漢博聞（此書承友人丁梧梓先生檢示。）彙列其辭，於參考爲便。今輒依原書行款，彙錄如下。卷十一云：

祕經。蘇竟傳二十上。

注云：謂幽祕之經，即緯書之類也。

內學。方術傳序七十二。

自王莽矯用符命；及光武尤信識言：自是習爲內學，尙奇文，貴異數，不乏於時矣。

注云：內學，謂圖識之書也。其事祕密，故稱內。

卷十二云：

靈篇。班固傳。

注云：靈篇，河洛之書也。

按李賢以范書所稱引與隋志所主張，二者不同之說，牽合爲一。如李注果得其實，則是識與緯與河圖洛書三分之說，由蘇竟以至范書已然，於隋志爲有本矣。然而不然。范書所謂『祕經』者，西漢末年蘇竟語；『靈篇』者，東漢明帝世班固語；（宣帝時，王褒作九懷，其株昭篇云：『神章靈篇』。王逸注以爲，河圖洛書叢緯文。此其說，與班氏同。）唯『內學』一辭，爲范書所拈出。『內學』亦舊稱，說見後。顧三辭者雖不出一人一時，然實一事之異稱。蓋『祕』者，神祕，幽祕；『經』者，聖人之書之尊稱。然託識緯者故詭稱河洛諸識緯壹是皆聖人所譔祕書微文，故桓譚新論曰：

識出河圖洛書，後人妄復增加依託，稱是孔丘。（嚴可均輯本。）

按識出河圖洛書，皆託之孔子，與所謂緯書者同，可見識亦得稱聖人之書。識書既出於河圖洛書，可見河圖洛書亦稱聖人之書，稱聖人之識。河圖洛書不特稱識，亦且稱緯。（詳下章。）既以爲聖人所作之識緯，自得稱經。今其目可考者，河圖類猶有內元經。易類有萬形經、萬名經、地靈母經之等。此類書，隋志以下，已不以爲緯，今姑定之爲識。是識書固有『經』稱矣。河圖洛書暨諸所謂識書，並得稱『經』，然則『祕經』固一切識緯之通稱也。

『內學』者，『內』之義同於『祕』。『內學』卽『祕』學矣。

『靈篇』者，『靈』卽神靈。識緯有『天書』之稱，本此。

『祕』『內』與『靈』，義得連繫，正爾如此，故『祕』『內』『靈』之稱，可徧施於一切識緯；檢見存識緯目，其以『祕』名篇者，河圖類有祕微；易類有雄祕歷；春秋類有祕事等。以『內』名篇者，河圖類有內元；河洛合篇類有河洛內記；易類有內篇，內傳。詩類有內傳等。以『靈』名篇者，河圖類有天靈；洛書類有靈准聽；易類有制靈圖，靈緯；雜識緯類有靈命本圖等。『祕』『內』『靈』云云，此其遺義也。『祕』『內』『靈』『經』已可普徧應用於所有之識緯，然則或曰『祕經』，或『內學』，或曰『靈篇』，其實一矣。

復次魏志常璩傳注引魏略曰：

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。

按此亦以『內學』代識緯之稱。阮孝緒之編目則改曰『內篇』。(例已前見。)[『內學』『內篇』，其着重之點全在一『內』字，是魏略與范書作『內學』，阮氏作『內篇』，一也。以識緯爲『內學』或『內篇』，本相承舊義。孝緒生當梁代，猶能理會其意。李賢之注後書，特以私肌區分，直是強作解事。

明以後學人對於隋志及李賢注說，雖從違頗有不同，分類各有所云，但於釐別識緯爲二，則甚一致。胡應麟曰：

世率以識緯並論，二書雖相表裏，而實不同。緯之名，所以配經，故自六經語孝而外，無復別出。河圖洛書等緯，皆易也。識之依附六經者，但論語有識八卷，餘不概見。以爲僅此一種。偶閱隋經籍志注，附見十餘家，乃知凡識皆託古聖賢以名。其書與緯，體制迥別，蓋其說尤誕妄，故隋禁之後，永絕。類書亦無從援引，而唐宋諸藏書家絕口不談。(四部正譌上。)

胡氏以爲河圖洛書應歸易緯，此與隋志及李賢注之說異。又隋志於七經緯外附見之書如孝經鉤命決，援神契，詩推度災，汜曆樞，含神霧，李賢以爲並在七經緯以內。胡氏則以爲識，本隋志說也。

徐養原曰：

識緯圖此三者同實異名，然亦微有分別。蓋緯之名所以配經，故自六經、論語、孝經而外，無復別出。河圖洛書等緯，皆易也。若識之依附六經者，惟論語有識八卷，餘皆別自爲書，與緯體制迥別。(訪經精舍文集卷十二，藉候不起于哀平辨。)

按徐云識緯圖三者同實異名，是也。又以附經者爲緯。論語識八卷亦附經，乃云體制與緯迥別。是主識緯分家之說也。河圖洛書爲緯，胡應麟已言之。然則徐氏但依據舊說，兩可其辭，其實無所見解。

孫穀曰：

今讀其文，(按河圖洛書)大類識詞。豈河圖主緯，洛書主識邪？(古緯書，洛書類。)

孫氏疑河圖主緯，而洛書主識，與胡應麟河圖洛書皆緯之說異。與隋志李注之分識

與緯與河洛爲三者亦有別。然古微書河圖緯條又云：

賁居子曰：自前漢世有河圖九篇，洛書六篇，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。

又別三十篇，云自初起至於孔子，九聖增益，以演其意。蓋七緯之祖本也。

按以河洛爲七緯祖本，是也。河洛已爲七緯祖本，是河洛亦自得有緯稱。（並詳第三章之乙。）復疑河圖主緯，而洛書主識。游移無定，非也。

四庫總目提要易類六曰：

按儒者多稱識緯，其實識自識，緯自緯。識者詭爲隱語，預決吉凶，緯者經之支流，衍及旁義。蓋秦漢以來，去聖日遠，儒者推闡論說，各自成書，與經原不相比附，如伏生尙書火傳，董仲舒春秋陰陽，核其文體，卽是緯書，特心顯有主名，故不能託諸孔子。其他私相譏述，漸雜以術數之言，既不知作者爲誰，因附會以神其說。迨彌傳彌失，又益以妖妄之詞，遂與識合而爲一。然班固稱，聖人作經，賢者緯之；楊侃稱，緯書之類謂之祕經，圖識之類謂之內學，河洛之書謂之靈篇；胡應麟亦謂識緯二書，雖相表裏，而實不同：則緯與識別，前人固已分析之。

提要謂緯與經義相關，而識但爲預決吉凶之書。末流之弊，識緯始不分。推其意，是亦謂識緯不同性質，而緯先於識。按此於史事，可謂適得其反。（詳下章之丙。）又引班固楊侃語。按班氏此說，本諸託識緯者之妄言，其實何嘗可信？（詳下章之甲。）楊侃之說，見於兩漢博聞，（已前見。）其所采集者，李賢後漢書注。（丁梧梓先生語我。）提要此處，全轉錄經義考二八九說緯條刪要之文。蓋未見原書，遂不免誤會其爲楊氏創說。提要於古微書條又曰：

劉向七略，不著緯書，然民間私相傳習，則自秦以來有之，非唯盧生所上按盧生所上者，名錄圖書，卽河圖。（別詳緯圖解題。）其性質，卽上引提要所謂，『識者，詭爲隱語，預決吉凶』者也。然提要論緯書，乃舉似河圖，是以河圖爲緯書矣。與其所自作之識緯定義，自相伐。

識緯之屬，除識緯二辭外，復有圖、候、符、書、錄之稱。阮元曰：

七緯之外，復有候，有圖，最下而及於緯，而經訓愈渾。不知緯自爲緯，緯自爲緯，不得以識病緯也。自賈公彥周官疏造爲漢時禁緯之說，後儒不習，

并爲一譚，以爲古人識緯同譚，此謬論也。今以隋書經籍志證之，云『孔子既敍六經，以明天人之道，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，故別立緯及讖』。『及』者遂事之辭也。觀下文，『王莽敢符命，光武以圖讖興，遂盛行於世』，則識者特緯之流弊也。（七緯序。任道錦錄傳序略同，今不錄。）

隋志與李賢注分識緯，河洛爲三。胡應麟云，河洛當併爲易緯，則其分止讖與緯爲二。孫穀與四庫提要，分合取舍有異，而其區別識緯爲二則同。唯阮云，緯之外有候，有圖、讖最下：是其分有四，卽緯、候、圖、讖是也。

今按識、緯、圖、候、符、書、錄，雖稱謂不同，其實止是識緯；而緯復出於識。故識、緯、圖、候、符、書、錄，七名者，其於漢人，通稱互文，不嫌也。蓋從其占驗言之則曰識；從其附經言之則曰緯；從河圖及諸書之有文有圖言之則曰圖，曰緯，曰錄；從其占候之術言之則曰候，從其爲瑞應言之則曰符；同實異名，何拘之有？抑余又有一種感覺，以爲識緯篇目，自來視爲幽隱譎奇，不易理解。見存之書，殘整不齊，詳略各異。然若取其見存之文，參互而鉤驗之，類次而排比之，則其遣辭造意，不居於此，卽屬於彼。通而觀之，膠而續之，條理本末，差得端緒。（別詳古識緯書錄解題各篇。）以是知識緯諸書，名義雖亦各殊，其實一家之言。屈此申彼，徒爲自擾。蓋諸爲是分類之說者，祇見其末，不明其本，久矣。是無可以無辨。

貳 識緯互辭考

識緯不可區分，前人有論之者矣，王鳴盛曰：

緯者，經之緯也。亦稱識。（蛾術編證緯。）

俞正燮曰：

緯固在識。識、舊名也。（癸巳類稿十四緯書論。）

又顧師頤剛曰：

這（識緯）兩種，在名稱上好像不同，其實內容並沒有什麼大分別，不過識是先起之名，緯是後起的罷了。

又因為有圖，有書，有識，有緯，所以這些書的總稱或是圖書，或是圖識，或是識緯，或是識記，或是緯書。又因尚書緯中有十數種為中候，亦總稱為緯候。（漢代學術史略—九識緯的造作。）

按師言：圖書識緯候，名異實同，不過先起後起有別。說特精審。識先緯後，余於下章中復有說。此處所欲申論者，厥為古人於識緯二辭通稱互文之例。昔廖平氏以為，『緯與識，不可強分優劣。今既知其一原，又苦無明文可據』云云。（公羊推證 昭十七年。）廖氏蓋猶不知識緯之名古人固隨意施用。謂『苦無明文可據』，此未考之言也。

識緯互辭，其例多矣。荀悅申鑒俗嫌曰：

世稱：緯者，仲尼之作。

易是類謀鄭注曰：

能思孔子所作識書之修以責己，帝王逢依此道，則可以自正也。（殿本頁八。）

按猶是此書也，或曰孔子之緯，或曰孔子之識。申鑒又曰：

世稱：緯書，仲尼之作也。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，蓋發其偽也。（同上。）

後漢書荀爽傳曰：

（荀悅）又作公羊問及辨識。

按荀悅也為公羊多涉怪誕說，故已作公羊問，連類復作辨識：是悅所辨之對象，止是一事。同一事也，申鑒以為緯，而爽傳乃以為識。

東觀漢記郊祀志曰：

謹按河洛識書。

楊震碑曰：

明尚書歐陽，河洛圖緯。

後漢書儒林景鸞傳曰：

兼受河洛圖緯。

王蕃渾天說曰：

末世之儒，增減河洛，竊作識緯。（晉書天文志引。）

按『河洛識書』，『河洛圖緯』：固可以解作河圖洛書及其他識與緯。然王氏云增

減河洛而竊作識緯，是謂識緯有由河洛出者。桓譚，王充亦曰，識出於河圖洛書。（文引見下章之乙。）蓋識緯名異實同，蕃以爲識緯，譚充以爲識，一也。然則河洛乃識緯之母本，當然亦得有識緯之稱。曰『河洛識書』，曰『河洛圖緯』，自可以釋作河洛之類之識書，河洛之類之圖緯。唯然，故晉成公綏故筆賦曰：『訓河洛之識緯』；（藝文類聚五八引。）李顯龜賦亦曰：『浮洛川，見緯書。』（初學記三十引。）案河洛之以識名者，如老子河洛識，雒書錄運期識等，是也；以緯名者，如易緯河圖是也。河圖洛書之稱識或緯，此其可驗者也。

後漢書蘇竟傳曰：

善圖緯。……與（劉）翽書，曉之曰：……圖識之占，衆變之驗。

按蘇氏所善者圖緯，而其作書乃引圖識。實則二稱皆統名，不可謂其舍所善之圖緯而別據圖識也。前曰圖緯，下曰圖識，互文也。以圖緯與圖識互文，是謂圖緯圖識，一也。

後漢書袁術傳曰：

又少見識書，言代漢者當塗高。自云名字應之，遂有僭逆之謀。

三國志孫策傳曰：

時袁術僭號，策以書責而絕之。——注：吳錄載策使張紘爲書，有云：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，合文字，以悅所事。

按袁氏所惑者，一事也。本傳以爲識書，而孫策書以爲圖緯，是識與圖緯一也。

魏志文帝不紀注曰：

獻帝傳載禪代衆事，曰：左中郎將李伏表魏王曰：昔先王初建魏國，在境外者，聞之未審，皆以爲拜王。武都李庶，姜合謂臣曰：必爲魏公，未便王也。定天下者，魏公子桓。神之所命，當合符識。魏王侍中劉廙、辛毘、劉曄等言：臣伏讀左中郎將李伏上書事，考圖緯之言，以效神明之應。

按李伏上表，本言符識，而劉辛之等以爲圖緯，是符識，圖緯，一也。

假曰，上引諸例，其文其書，作者不同，未免各自爲說，難保傳聞異辭，則請觀一家之言。後漢書張衡傳曰：

初光武善識，及顯宗、肅宗，因祖述焉。自中興之後，儒者爭學圖緯，兼復

附以託言。衡以圖緯虛妄，非聖人之法。

按衡傳以識與圖緯互文，是識與圖緯，一也。

鄭玄傳曰：

戒子益恩曰：時觀祕書緯術之奧。五年春，夢孔子告之曰：起起，今年歲在辰，來年歲在巳。既寤，以識合之，知命當終。

按鄭玄所覃精者緯術，而其占夢乃以識。鄭注易識緯，固屢以識爲說；又云，孔子作識。李賢以爲緯者，鄭亦以識名之；（並詳下章之丙。）然則其所謂『時觀祕書緯術之奧』者，識與緯互通，偶爾名之爲緯，非固定辭也。范書以鄭占夢者爲識，是亦可以名緯也。或曰緯，或曰識，互辭也。

儒林薛漢傳曰：

尤善說災異識緯，建武初爲博士，受詔校定圖識。

按光武欲以識說經，（詳下章之甲。）薛亦善說識緯，故光武使之校定圖識類書說。此類書，經義攸關，如隋志李賢等之論，以羽翼七經者爲緯，則薛所校定者，緯也。今乃曰圖緯，是謂緯與圖識一也。

假曰：著後漢書者范，范爲宋人，離於東京之世，亦已遠矣，其於識緯之分，或致茫昧，比於直接材料，殆有間焉，則請觀三國時人之說。蜀志先主備傳曰：

太傅許靖，……軍師將軍諸葛亮……等上言：羣下前後上書者，八百餘人，咸稱述符瑞圖識明徵。今上天告祥，羣儒英俊並進，河、洛，孔子識記咸悉具至。考省靈圖，啓發識緯，神明之表，名諱明著，宜卽帝位。

按劉豹向舉等勸進，其所引證有河圖，洛書與五經識緯。（文見後。）今許靖諸葛之等則以爲圖識，或識記，或識緯，是圖識卽識記，亦卽識緯也。東漢三國，無疑爲識緯極盛時代，而諸葛復爲深湛學問之儒臣，其言必不誤。然則范書如此，亦必有據矣，夫必其書有二名，而後可以上下互辭，此行文常法，固人盡知之，有不待言者。

復次識緯一書二名。而其書故多有可以指實者，蜀志先主傳，劉豹向舉等上言曰：

臣聞：河圖、洛書、五經識緯，孔子所甄，驗應自遠。謹案洛書甄曜度曰，

……洛書寶號命曰，……洛書錄運期曰，……孝經鉤命決錄曰，……圖書曰。……

按所謂河圖洛書五經識緯，試將原文通上下而讀之，復準以諸家識緯目錄，則知甄曜度，寶號命，錄運期三書，屬洛書類；待列於五經識緯類者，爲孝經鉤命決；是鉤命決一書而兼有識緯之稱也。晉摯虞決錄注曰：

辛繕，字公文，治春秋識緯。光武徵，不至。（御覽九一六引。）

識緯之稱，同時施於一書，此亦其例也。

或疑一經之中，有識，有緯，故統之以識緯。按此疑非也。識緯之別，以今所知，蓋莫先於隋志，（獸見前章。）學者信焉，則不知其非舊也。以三十六篇爲緯，隋志以前，未有聞焉。三十六緯之篇目，（詳首章。）李賢以前，亦未有聞焉。張衡云：

河洛五九，六藝四九。（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上事。）

按六藝四九，四九三十六，與隋志及李賢所言，雖數目相應，然張氏固未始以此爲緯也。鄭玄乾鑿度下注且以爲識，曰：

孔子將此應之而作三十六識。（殷本頁九。）

按張衡云六藝之篇三十有六，鄭云孔子作三十六識，當然是一事。隋志以下，以三十六篇爲七緯非識之說，實無據。樊英傳雖云『七緯』，其實，七緯未嘗不可稱『七識』，張純傳曰：

迺案七經識。

按純於前漢哀平間爲侍中，其案七經識，則在光武建武之二十六年，蓋早於樊英者五世。可知東京早年卽已有七經識之說，不必拘拘於定其爲七經緯如後世之所云也。

或疑七經緯與七經識，蓋非一事，必當時於七經緯外復有所謂七經識者。應之曰，經緯，經識，是一非二。如春秋演孔圖曰：

公羊全孔經。（初學記文都引。）

春秋說題辭曰：

傳我書者，公羊高也。（公羊疏引。）

按演孔圖，說題辭，李賢以爲春秋緯也。所謂春秋緯者，以爲傳孔義全孔經者公羊；又檢所謂春秋緯者，同於公羊之說之處甚多，例如公羊隱元年傳曰：

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。

所謂春秋緯元命苞則曰：

元年者何？元宜爲一。謂之元何？曰：君之始年也。（文選東都賦注引。）

公羊曰：

莊十年秋九月，荆敗蔡師於莘，以蔡侯獻舞歸。荆者何？州名也。州不若國，國不若氏，氏不若人，人不若名，名不若字，字不若子。蔡侯獻舞何以名？絕。曷爲絕之？獲也。曷爲不言其獲？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。

所謂春秋緯運斗樞則曰：

春秋設七等之文，以貶絕錄行，應斗屈伸。（公羊莊十疏引。）

抑楚言荆，不使夷狄主中國。（同上。）

按所謂春秋緯者，與公羊傳說信多密合，是可云公羊善於緯矣，而鄭君六藝論乃曰：『公羊善於識』。然則所謂春秋緯者，固又名春秋識也。

後漢書明帝紀曰：

詔曰：朕以無德，奉承大業，而下貽人怨，上動三光。日食之變，其災尤大，春秋圖識所爲至譴。

按所謂春秋緯者，其中多有日食之說，例如運斗樞曰：

人主自恣，不循古，逆天暴物，既起，則日蝕。（占經，日占五引。）

保乾圖曰：

日蝕，主行蔽明壅塞。改身修政，乃黜不法。（同上。）

日蝕，治亂。（同上。）

感精符曰：

日蝕婁，則王者郊祀不時，天下不和，神靈不享，小臣不忠，責在大臣。

（同上日占六引。）

潛潭巴曰：

丙戌日蝕，臣憎主，獄不理，多冤訟。（同上。）

按明帝所指，不知何篇？但其爲所謂春秋緯，蓋甚明；然明帝詔乃以爲春秋圖識，是所謂春秋緯者，又可以名圖識也。

如以爲，識緯之書，彼此互襲，無由斷定上引書說之確爲所謂經緯之原文，則請觀其顯有篇目可資考實者。續漢書祭祀志上曰：

（建武三十二年，封禪刻石，文曰）河圖赤伏符曰，……雒書甄曜度曰，……孝經

鉤命決曰：……河雒命后，經識所傳。

按文引河圖、洛書與孝經鉤命決，則其所謂經識，蓋指孝經鉤命決而言。鉤命決，李賢以爲孝經緯也，而光武及其臣下乃以爲識。

尚書璇璣鈴，李賢以爲書緯也，然漢明帝則以爲圖識，東觀漢記明帝紀曰：

詔曰：尚書璇璣鈴曰：有帝漢出，德洽，作樂名予。其改郊廟樂曰太子樂；

樂官曰太子樂官，以應圖識。

按詔前引尚書璇璣鈴說，下云『以應圖識』，是以尚書璇璣鈴爲圖識也。鄭玄通人，亦以尚書緯爲圖識，鄭志曰：

張逸問：禮注曰『書說』者，何書也？答曰：尚書緯也。當爲注時，在文網中，嫌引祕書，故諸所牽圖識，皆謂之『說』。（禮檀弓下疏引。）

如鄭志，亦以書緯爲圖識。此其所謂書緯，當不止一事，故曹褒以尚書緯之璇璣鈴及帝命驗爲識記。後漢書曹褒傳曰：

（明）帝問：制禮樂云何？（褒父）充對曰：河圖括地象曰：有漢世，禮樂文雅出；尚書璇璣鈴曰：有帝漢出，德洽，作樂，名予。帝善之，（章帝）元和二年，下詔曰：河圖稱，赤九會昌，十世目光，十一目興；尚書璇璣鈴曰：述堯理世，平制理樂，放唐之文。予末小子，託於數終，曷目續興，崇弘祖宗，仁濟元元？帝命驗曰：順堯考德，題期，立象。每見圖書，中心願焉。（章帝）章和元年，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，敕褒曰：今宜依禮條正，使可施行。褒既受命，迺次序禮事，依準舊典，雜以五經識記之文，撰次目爲百五十篇。

按詔書前引尚書璇璣鈴及帝命驗說，下云『五經識記之文』，是以尚書緯之璇璣鈴及帝命驗爲五經識記之類也。

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曰：

輔國將軍清苑侯劉若等百二十八人上書，曰：伏惟陛下（丕），違經識之明文，信百氏之穿鑿，非所以奉答天命。

按此所謂經識明文，蓋即指太史丞許芝等所奏上者。注引獻帝傳詳之曰：

太史丞許芝條魏代漢見識緯於魏王曰：春秋清含孳曰：漢以魏，魏以徵；春秋玉版識曰：代赤眉者，魏公子；春秋佐助期曰：漢以許昌失天下；佐助期又曰：漢以蒙孫亡；孝經中黃識曰：日載東，絕火光，不橫一，聖聰明。四百之外。易姓而王：此魏王之姓諱，著見圖識。

按春秋漢含孳，春秋佐助期，李賢固以爲春秋緯也，乃劉若等以爲經識，而許芝等則以爲圖識。

蜀人周羣亦謂春秋佐助期爲春秋識，蜀志周羣傳曰：

巴西閬中人也，父舒。時人有問：春秋識曰，代漢者，當塗高。此何謂也？

按上引春秋識云云，春秋佐助期之文也。（據魏志文帝紀注。）李賢以此爲春秋緯，今周羣乃以爲春秋識。

合誠圖，亦所謂春秋緯也，然易乾鑿度下云：

欲所按合誠。（殿本頁一四。）

鄭注：

此人心之合誠，春秋識卷名也。

按鄭云「合誠」爲春秋識卷名，當然是指春秋合誠圖。李賢以此爲春秋緯，而鄭玄乃以爲春秋識。

蔡邕曰：

元命苞，乾鑿度皆以爲開關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；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，起庚子蓀之二十三歲，竟己酉，戊子及丁卯蓀六十九歲，合爲二百七十五歲。漢元年，歲在乙未，上至獲麟，則歲在庚申。推比以上，上極開關，則不在庚申。識雖無文，其數見存。（蔡中郎外集卷貳附數識。）

按蔡氏首敍元命苞、乾鑿度、命曆序說；繼曰，「識雖無文，其數見存」云云：則所謂識者，即指元命苞等三書而言，不容疑義。元命苞，命曆序者，李賢以爲春秋

緯；乾鑿度，則所謂易緯也。李以爲緯，而蔡乃以爲識。

以春秋元命苞爲識，又不獨蔡邕而已，安順朝之張衡已然，衡傳曰：

衡乃上疏曰，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，事見戰國，非春秋時也。聖人之言，孰無若是。宜收藏圖識，一禁絕之。

按衡已指摘元命苞之不第，繼乃主張禁絕圖識，則所謂圖識，元命苞當然在其中矣。

由以上數事推之，李賢以爲緯者，東漢三國間之學人則以爲識。然則所謂七經緯三十六篇者，蓋自隋志倡之；其篇目，蓋曰李賢樊英傳注著之。隋志李注以前，或識、或緯、或識緯兼施，無乎不可也。

他人之稱，不拘壹是，固如此矣；而識緯作者自名其書，亦何莫不然？如易類既有易緯矣，又有易九厄識；詩類既有詩緯矣，又有詩識；春秋既有春秋緯矣，又有春秋識；論語既有論語緯矣，又有論語譏考識、陰娣識等。將曰，同爲託經，或曰識，或曰緯，蓋純駁有別，故立名亦異。此望文生義之說也。託經識者，無非亦欲取信於人，豈有自承其爲誕妄而示人以劣名之理？識緯是一非二，無嫌無疑，故或曰識，或曰緯爾。

叁 識緯作者問題及識於經義與緯書關係之檢討

識緯不分，而隋志以下有甲乙高下之說者，推其意，蓋謂緯之名，所以配經；識者，但詭爲隱語，預決吉凶；復有聖賢作緯之說，鼓吹其間；坐此盲從，信之無疑，於是而緯識純駁優劣之議，由是興焉。今分辨如下。

甲 識緯作者辨

緯者，對經而言，鄭玄注易乾坤鑿度乾鑿度篇以爲，『經之與緯，是從橫之學』，（逸書考本頁九一。）是也。緯名雖配經，但其材料實一本諸識。託識者方士，（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四章。）然方士狡詐，乃託之孔子，藉此自重。蘇竟曰：

孔丘祕經，而漢亦制。（後漢書本傳。）

王充曰：

孔子作春秋，刪五經；祕書徵文，無所不定。（論衡効力篇。）

荀悅曰：

世稱：緯書，仲尼之作也。（申鑒俗嫌。）

此類即託緯書者之說，而諸氏引之也。亦有謂爲仲尼與其門弟子所共作者，論語識曰：

子夏六十人，共譔仲尼微言。（文選王仲宣誄李注引。）

按既曰緯書出於孔子，抑或其門弟子，自然其價值僅次於六藝。自來學人之所以致誤，以爲緯純粹而識踏駁，緯附經而識妖妄者，則類此之說有以啓之也。豈知此類矛盾荒唐，悉是杜撰。考桓譚曰：

識出河圖洛書，後人妄復增加依託，稱是孔丘。（新論。嚴可均輯本。）

據桓氏說，則凡識書皆託之孔子。隋志曰：

河圖九篇，洛書六篇，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；又別有三十篇，云自初起至於孔子，九聖之所增演，以廣其意。

隋志謂，河洛之作，出於黃帝周文孔子等九聖。比又一說也。

按河洛識書，李賢以爲不在緯書之數；然舊說固以爲作自孔子，或云九聖：則識書亦聖人所定，何必緯？又尚書緯曰：

孔子求書，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，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。斷遠取近，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：以百二篇爲尚書，十八篇爲中候。（偽古文尚書敘正義引。）

按尚書中候，如據李賢說，則亦七經緯以外書也；而尚書緯乃以爲黃帝元孫之書，孔聖之所刪定。儻如向來說法，則已經孔子之手，自當爲緯；而隋志以下，乃以爲識，何也？張衡曰：

聖人之言，孰無若是。殆必虛僞之徒，以要世取資。（後漢書本傳。）

按張氏辨之，是矣。『子不語怪力亂神』，亦『弗爲』『素隱行怪』。孔子所『不語』，所『弗爲』，則游夏之徒何述焉？至於黃帝文王等之不能爲，或不爲，以識緯內容多有秦漢間名物，此復常識可以判斷者也。

識出於河圖洛書。河圖別稱緯圖，始皇早年，已有託之者。識之稱，亦至漢武帝世已見著錄。至於緯名，以今所知，大抵至多可早推至於昭宣之世。（別詳西漢識緯考。）

緯之稱雖亦可能早見於西漢中世，然稱謂猶未固定也，故王莽朝尚有經識之目，後漢書鄧傳傳曰：

上書莽曰：臣聞，天地重其人，惜其物，故顯表紀世，圖錄豫設。漢歷久長，孔爲赤制。莽大怒。猶以傳據經識，難卽害之。

按方士化之儒生以識附經，因名爲緯。今乃曰經識，不曰經緯，可知是時緯稱猶未甚著，故或以爲緯，或以爲經識。卽中興以後，緯之一名，猶未約定俗成，故章帝建初四年，詔諸儒會白虎觀，講論經義，令班固撰集其書。班於諸識緯，或直稱其篇目，（白虎通篇引援神契曰，鈞命決曰，中候曰，含文嘉曰。五行篇引元命苞曰。災變篇引春秋潛潭巴曰，樂種篇引樂動章儀曰。姓名篇引利德放曰。天地篇引乾鑿度曰。崩薨篇引禮稽命徵曰。）或曰傳，（聖人篇引傳曰。疏證，所引傳曰，蓋筆用元命苞，援神契諸篇文。五行篇引傳曰。疏證，鈞命決之文也。五經篇引傳曰。疏證，書璇璣文也。喪服篇引傳曰。疏證，援神契文。樂按，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緯亦曰傳。）或曰說，（孝經篇引禮說。疏證，此禮含文嘉文也。聖人篇引禮說曰。疏證，皆含文嘉文。）或曰識，（誅伐篇引孝經識曰，春秋識曰。辟雍篇引論語識曰。日月篇引識曰。）無稱緯者：蓋識之稱謂，流傳既久。緯名後起，普遍使用，故非一朝一夕之效也。

乙 論識亦附經

識已託之孔子，故其書說亦依附經藝，是以鄧傳有經識之稱。（文引見上。）又後漢書桓譚傳曰：

譚復極言識之非經，帝（光武）大怒曰：桓譚非聖無法。

儒林尹敏傳曰：

帝（光武）以敏博通經記，令校圖識。

樊儵傳曰：

（永平元年）目識記正五經異說。

東觀漢記明帝紀曰：

帝尤垂意經學，刪定擬議，稽合圖讖。（同書贊列傳亦曰：「孝明皇帝尤垂情古典，游意經藝。刪定乖疑，稽合圖讖」。）

沛獻王傳曰：

王性好經書，論集經傳圖讖，作五經通論。

按或稱經讖，或以經記校圖讖，或以讖記正經說，或言讖非經。今茲無暇論其義理之是否允當，至於讖與經關係緊密，吾人不難於此等處見之。

復次，所謂以讖書證合經義者，如班固之誤集白虎通一書，亦其比。白虎通故屢引讖說，（詳後。）是其顯證也。讖之附經，此其一也。

河圖洛書，論者以爲讖，或則以爲別於讖緯。（詳首章。）然尚書帝命驗曰：

順堯考應，題期立象。——宋均注曰：堯巡省於河洛，得龜龍之圖書；舜受禪後，習堯禮得之；演以爲考河命，題五德之期，立將起之象；凡三篇，在中候也。（後漢書曹褒傳注引。經義考茲律引宋均注曰：堯得圖書，舜禪後，演以爲考河命，題期，立象三篇。）

按考河命等三篇，屬中候。而中候則屬尚書，考中候之篇，如曰：

曰：若稽古帝舜曰重華。（宋書禮志一高堂隆議引。）

如此之等，確爲摹擬尚書者。別有中候握河記、中候雒子命、中候雒師謀、中候摘雒戒等，曰『河』，曰『雒』，則河圖洛書也。中候屬尚書類，乃今有河洛之說，是則河圖洛書並與尚書有關也。易乾坤鑿度乾鑿度曰：

古有先文，末析真冥。先元皇介而後有垂皇策，而後有萬形經，而後有乾文緯，而後有乾鑿度，而後有考靈經，而後有制靈圖，而後有河圖八文。（嚴本頁三。）

按乾鑿度所引篇目，其中有河圖八文；此外易讖緯類牽涉河圖之篇，今可考者復有易河圖數。蓋『河出圖洛出書』，『聖人則之』，『始作八卦』，由是有易，此本舊說。（可能是戰國以來舊說。）方士馮依此說，故易讖緯多言河圖，是河圖與易經有關也。春秋類中有春秋錄圖，錄圖者，河圖別稱（詳緯圖解題）；又有河圖授命篇，是河圖與春秋有關也。樂類中有叶圖徵。『圖』，亦謂河圖：是河圖與樂經有關也。孝經類有孝經河圖，是河圖又與孝經有關也。尚書中候類有雒罪級、雒子命、

雒師謀等；詩類中有摘雒謠。雒，雒書。（洛書之洛，或作雒。）是洛書與尚書，詩經有關也。所謂識書亦附經，此其二也。

張衡嘗有春秋識與詩識之稱，後漢書本傳曰：

上疏曰：春秋識云，共工理水。凡識皆云，黃帝伐蚩尤；而詩識獨以爲蚩尤

敗然後堯受命。

又有所謂七經識者，同書張純傳曰：

案七經識。

按經識之目，今可考者則有春秋識、孝經識、（白虎通卷四誅伐。）易運期識、春秋玉板識、（三國魏志文帝紀注。）孝經圖識、（歷代名叢記卷三。）易九厄識、洪範識（古微書本）之等；是不獨張衡、張純等以左右七經者爲識，即識書作者亦未嘗不自以爲識也。諸經並有經識，是識亦附經，三也。

識亦依附經義，世乃謂，識但爲預決吉凶之驗書。何偏蔽之甚耶？

丙 識緯先後說

識緯之屬，莫先於河圖，亦作綠圖，錄圖，（別詳綠圖解題。）秦始皇早年，方士輩之所託也。（別詳論早期識緯及其與鄒衍齊訖之關係。）蓋河圖、洛書，往往相提並論。河圖已託，因復有洛書。識緯之等，由此滋生焉。桓譚曰：

識出河圖洛書，但有兆朕而不可知；後人妄復增加依託，稱是孔丘。誤之甚也。（新論。綠圖可均輯本。）

今諸巧慧小才，技數之人，增益圖書，矯稱識記。（同上。）

王充曰：

識記所表，皆效圖書。（論衡實知篇。）

王蕃曰：

末世之儒，增減河洛，竊作識緯。（渾天說。晉書天文志引。）

按諸此所謂圖、書，即河圖、洛書。桓譚、王蕃之言甚明。桓譚以爲識出河圖、洛書，是止言識；而王蕃則以爲識緯並從此出。蓋識緯是一事，或曰識，或曰識、緯，其實無殊也。以此言之，鄭玄注乾鑿度云：孔子因河圖洛書而作識三十六卷，

(逸書考本頁五十。)此亦即後世所謂三十六緯。(說已前見。)既已由河洛作識緯，然則識緯出於河洛，舊說如此，是不可謂為一人之私言矣。

識緯所從出之河圖、洛書，桓譚以為『但有兆朕而不可知』，此謂傳說中之古河圖、洛書，初無文字，但有介於文字與圖繪之間之紋理，若可識，若不可識。(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四章。)而後人矯飾之，亦曰河圖洛書；識緯之屬效此，而轉益滋多。此所謂『妄復增加依託』也。

識緯出於後世所依託之河圖、洛書，桓譚二王之所說如此。孝經鉤命決曰：

丘乃授(受)帝圖，授祕文。(文選顏延之曲水詩序注。)

易是類謀曰：

命機之運由孔出，天心表際，悉如河洛命紀，通終命苞。(逸書考本頁十一。)

按鉤命決所謂圖，即河圖；祕文，即識緯；是類謀言，天道運命之數，出於孔子，而與河圖洛書悉合，是亦言孔子與河洛關係密切，二說可互相發明。鉤命決、是類謀，李賢以為緯書也，而緯書乃稱說孔子作識緯與河洛之關係。然則桓譚二王之言，不為無本。又檢春秋緯曰：

河圖有九篇，洛書有六篇。(易繫辭上正義引。)

易通卦驗曰：

河出龍圖，授帝，戒曰，帝述術威，其與侯房精謀。(殷本頁三。)

易是類謀曰：

雒書靈准聽曰：天以變化，地以紀州，人以受圖。(殷本頁一。)

又曰：

河龍、洛圖、龜書，聖人受道真圖者也。(殷本頁三。)

易乾鑿度下曰：

洛書摘六辟曰：建紀者，歲也。(殷本頁九。)

又曰：

洛書靈准聽曰：八九七十二，錄圖起。(殷本頁十四。)

尚書運期授曰：

河圖曰：倉帝之治。(詩文王敘正義。)

尚書璇璣鈴曰：

孔子曰：五帝出受錄圖。（文選功臣頌注引。）

按易是類謀，固所謂緯書；易通卦驗、乾鑿度、尚書運期授、璇璣鈴並同。緯書乃肯引河洛之說，可注意。

以下數例，則所謂緯書者以河圖爲識而引之，乾鑿度下曰：

孔子曰：丘按錄圖識，論國定符。（殷本頁十五。）

是類謀曰：

重瞳之新定錄圖，有白顓頊帝紀世識。（殷本頁三。）

錄圖世識易嘗喪。（同上頁八。）

按以上所謂錄圖，即河圖也。

亦有止言識者，乾鑿度下曰：

自然之識，推引相拘。（殷本頁十六。）

復有雖未明言引識，而鄭注直以識解之者，乾鑿度下曰：

別序聖人，題錄興亡，州土，名號姓輔反符。——鄭注：言孔子將此應之而作識三十六卷。（殷本頁九。）

是類謀曰：

攝提招紀格，如別甲子，寅歲，離書推以卻步，歷試自苞者。——鄭注：離當歷樞，卒卻步，謂推來歲之數，識自苞在其中矣。（殷本頁二。）

通卦驗曰：

叢言隱怪。——鄭注：隱怪，相率爲識也。（通鑑考引清河郡本。）

按準以如上所謂緯書者之喜稱引河圖洛書，又稱河洛爲識，則其所引識說，雖未明言何識，以理文推之，當即河洛之識。乾鑿度下云：『別序聖人，題錄興亡，州土，名號姓輔反符』。鄭云：『孔子將此應之而作識』。所謂孔子據而作識之底書，即河圖。尚書璇璣鈴曰：

河圖，命紀也，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，錄代之矩。（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李注引。）

河圖內容，識緯託者說之如此，與上引乾鑿度之言正合。乾鑿度、通卦驗、是類謀

引所謂識說，其中有河圖說，此其證矣。

夫已云其爲緯書矣，而緯書乃數數稱說河圖洛書；又云孔子作識，與河洛命紀冥合：是其在意識上必據河洛諸識爲典要；加之以桓譚二王及鄭氏識緯出於河洛之說爲之佐證：然則識緯之類，先有河圖洛書，然後有由此而出之識，然後始有緯。但名義雖有先後之不同，而實質則一而已矣。古人不拘，義各有取：仍其本名，則曰河圖洛書；由其爲驗書，則曰識；從其附經，則曰緯。然即但舉識緯二名，亦足矣賅其稱矣，故著稱識緯。識緯不殊，通辭互文，斯乃其當然，何怪？

肆 圖候符書錄之稱謂

識緯不分，辨已如上。圖與候，阮氏以爲應別出於識緯之外，亦誤。今識之如次，而符書錄之稱謂，因附論焉。

〔圖〕 圖之屬，最先出者爲河圖，簡稱則曰『圖』。書史之所謂『圖書』，其牽涉祕文者，厥初本爲河圖洛書之簡稱，（如桓譚，王充之稱，引見前章之乙。）然識緯書，大都附以圖繪，故其書多以『圖』名者，如易類有易統驗玄圖、通卦驗玄圖、稽覽圖；尚書中候類有中候勅省圖；詩類有詩緯圖；禮類有瑞應圖；樂類有協圖徵、五鳥圖。如此之等，不可悉數。又洛書亦有圖，後漢書方術傳序曰：

河洛之文，龜龍之圖。

按龜圖，卽洛書。洛龜負圖，舊說如此。『圖』已可泛稱，然則史書所謂『圖書』、『圖錄』、『圖候』、『圖緯』、『圖識』之等之所謂『圖』，或指河圖，或泛指諸識緯，不能定其爲誰屬也。卽河圖矣，河圖故可以兼有識緯之稱，前二章詳之矣。

〔候〕 候可以兼有緯或圖識之稱，續漢書百官志一注曰：

應劭曰：自上安下曰尉，武官悉以爲稱。前書曰秦官，鄭玄注月令，亦曰秦官。尚書中候云：舜爲太尉。東晉據非秦官，以此追難玄焉。臣昭曰：緯候衆書，宗貴神說。圖識紛僞，其俗多矣。

按以中候與緯候及圖識互文，是候可以名緯，又可以名圖識也。

書史每稱『圖候』、『緯候』，學者多謂『候』即指尚書中候，殆不然。俞正燮曰：

嘗論古緯書爲馮相，保章從太史所記靈臺候簿，故曰緯候、識候；不然即謂之妖書，無可辭也。（癸巳類稿十四書開元占經目錄後。）

按俞云，候爲通名，不專指中候一種。識甚卓。京房有易飛候。疑古識緯以候名者，猶不祇此。然檢識緯內容，言望候之術者，所在多有，即此可以稱候，不必計校書名，無不可也。

符，本徵信之物。字從竹，蓋初以竹爲之，後或代之以木或金屬。識緯之屬，皆可稱『符』，謂其爲天人感應之瑞符也。緯候之書曰：

河洛之符，名字之錄。（書彙典疏引。）

按河洛之符，謂河圖洛書符應也：是河圖洛書可以名『符』也。唯然，故河圖之書有即以『符』名者，如赤伏符、會昌符、聖治符、紀命符等，是也。不獨河圖洛書而已，他識緯並得有此稱，如尚書類有中候合符后，春秋類有感精符、春秋符等，是也。

書，洛書，或簡稱『書』，桓譚王充等之稱『圖書』，（文引見二率之乙。）『書』，即謂洛書。此專名也。然『書』之一辭，應用最廣，一切篇籍皆書也，故河圖亦稱圖書，蜀志先主傳曰：

（劉劭向舉等上言曰）臣聞：河圖、洛書、五經識緯，孔子所甄，驗應自遠。謹按洛書甄曜度曰……；洛書寶號令曰……；洛書錄運期曰……；孝經鉤命決錄曰……；圖書曰……。

按詳審原文，圖書，即指河圖。謂之圖書者，有圖有字也。是河圖亦有『書』稱也。說文往往引祕書，（如目部賊字條等。）注家以爲緯書。是也。然則識緯之類，均可稱『書』，不必定其爲洛書，可也。

錄，河圖有錄圖之稱，始皇世，盧生入海還，因奏錄圖書，是也。錄，呂氏春秋作『錄』，蓋其本字也。方士之徒，矯託河圖，云文字剛繪，皆作綠色，故曰綠圖矣。然『錄』、『綠』，義亦白通。亦或作『祿』，蓋形聲相近而訛也。識緯紛雜，又有河圖之錄之說，則『錄』又爲簿錄若記之義。已有此義，於是『錄』亦

或作『錄』。(別詳緯圖解題。)書史所謂圖錄，大抵皆屬此一義；而從顏色作『綠』之義，遂晦矣。

識緯書之言錄圖者，大抵皆指河圖，(易乾鑿度尚書璣璣鈴等，文引見前章之丙。)但止言『錄』者，則不能定其必爲河圖。蓋已兼有書錄著錄之義，河圖自不能專其稱也。今識緯篇目，洛書類猶有錄運法、錄運期識；春秋類有錄運法、孔錄法等，是諸識緯並得稱『錄』之證也。

『錄』已可爲諸書通稱，故『錄』亦或稱識，後漢書 邳惲傳以經識與圖錄互文，(引見前章之甲。)是也。經識已可以稱經緯，是錄亦可以稱緯也。

綜之，『圖』『候』『符』『書』『錄』並可以有『識』『緯』之稱，亦可以通辭互稱。今復約示數事，統而觀之。後漢書 公孫述傳曰：

述亦好爲符命鬼神瑞應之事，妄引識記，以爲孔子作春秋，爲赤制，而斷十二公，明漢至平帝十二代，歷數盡也。

按公孫氏本好『符命』，而史乃稱其引據『識記』，是謂『符』『識』一也。光武以河圖赤伏符相號召，而後漢書本紀或作赤伐符，或作識記。本紀曰：

赤伏符曰：劉秀發兵捕不道。

又祝文曰：

識記曰：劉秀發兵捕不道。

按河圖簡稱則曰『圖』。今或曰『符』，或曰『識』，是『圖』『符』『識』一也。即緯書作者之說亦同，易緯乾鑿度下曰：

洛書靈准聽曰：八九七十二，錄圖起。(殿本頁一四。)

又曰：

丘按錄識，論國定符。(同上頁一五。)

易緯是類謀曰：

錄圖世識易書喪。——鄭注：錄圖識之言，何嘗可法？(同上頁八。)

按或曰『錄圖』，或曰『錄圖識』，或按『錄識』而定『符』，是『錄』，『圖』，『識』，『符』一也。

漢書 王莽傳曰：

哀章見莽居攝，卽作銅匱爲兩檢，署其一曰，天帝行璽金匱圖；其一署曰，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。書言：王莽爲真天子，皇太后如天命。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；又取令名王興、王盛。章因自竄姓名，凡爲十一人，皆署官爵，爲輔佐。王興者，故城門令史。王盛者，賣餅。莽按符命，求得此姓名，從布衣登用，以視神焉。

按莽之所託書曰『符命』，而其事有『金匱圖』，有『策書』，有『圖書』，是『圖』，『書』，『符』，一也。後漢書竇融傳曰：

竇等於是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，其中智者皆曰：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，觀符命而察人事，它姓殆未能當也。

前曰『圖書』，後曰『符命』，以『圖』『書』『符』爲一，此復其一例矣。至於後漢書方術傳敘曰：

河洛之文，龜龍之圖，箕子之術，師曠之書，緯候之部，鈐決之符，（樂按識緯之書，今可考者，『鈐』，有尚書璣璣鈐等；『鈎』，有河圖真紀鈎，孝經鈎命決等。）皆所

以探抽冥蹟，參驗人區，時又有同者焉。

按范氏以河圖洛書暨緯候諸書，時有同焉者。今從而推演其意是亦謂『圖』『書』『緯』『候』『符』爲類似之書說也。此則就其內容而言之也。語其實，此類書，豈是皆方術之士之一造託。（別詳戰國秦漢間方士考論第四章。）展轉互襲，雷同非一。（別詳論早期識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貳、叁、肆、伍、陸、柒章。）范云『時又有同者焉』，未始以爲等量齊觀，是其論猶有所未盡。

夫識緯諸篇，其稱謂如是無拘；而其性質，復如是名異實同。後世之學者，乃強欲爲之分門別戶，不憚煩乃爾，毋亦未之思也？

附 記

樂往識緯釋名，（本刊十一本三四分合刊本。）發揮有所未至。今茲之作，以視舊篇，材料或益或損，體製頗亦變易。原本三章，今增闕爲四章。大指依前，但敘述差詳，條理容亦稍勝爾。

篇中又嘗提及舊拙作論早期識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一文。（集刊第二十本。）案關於識緯之起源，及其得名之由來，此二文詳略互見，誠關係密切。讀者如不吝賜教，可以參合觀之。三十七年十二月五日，人世滯難之夜。